

风雨伊人

童佳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屈贾文学丛书

风雨伊人

童佳兰 著

责任编辑：梅 山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彩印厂印刷

*

2002年元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250,000 印数：1-2,000册

ISBN7-5404-2701-9

I·1929 全套定价：672.0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北路366号 邮编：410007)

作者简介

童佳兰，女，六十年代出生，湖南省煤田地质勘探队职工。一九八七年开始在报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一九九三年下岗至今。《风雨伊人》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

屈贾文学丛书编委会

刘鸣泰 彭见明 弘 征
吴智勇 廖静仁

总主编 刘鸣泰

分卷主编 彭见明
责任编辑 梅 山

封面设计 罗 丹
美术编辑 吴 凯
责任校对 刘 蓉



王佳佳

总 序

· 刘鸣泰 ·

文学,是时代的记录,生活的画卷;文学,是心灵的折射,情感的结晶;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离不开文学艺术。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更离不开文学艺术。而文学创作与文学艺术事业的建设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需要坚守,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精神。

我们湖南,这片流寓过屈原、贾谊、李白、杜甫、柳宗元;诞生过王夫之、毛泽东、田汉、丁玲、周立波、沈从文等文学大家的神奇土地,山川灵秀,人民勤劳,湖湘文化根底深厚,文学传统悠久,从来就不乏甘于寂寞,默默耕耘,坚忍前行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我们欣喜地看到《湖南作家》杂志社的一班编辑们,怀着弘扬湖湘文化,重振湘军雄风,再造文学辉煌的信念,敏锐地感应生活的脉动,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坚守文学的独立价值,为扶植和推出一个个中青年作家而热情奔走,在潇湘这片

热土上,将文学之火烧得格外旺盛,于是便有了这套屈贾之乡的文学丛书,我为他们的这种激情、执着和勇气而叫好!

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我省中青年作家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一部部作品令我们感受到一阵阵新鲜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沐春风,如饮甘泉。这里没有所谓的“体制外”和“私人化写作”,没有什么“身体写作”和“绝对隐私”。有的是强烈的时代开拓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有的是潇湘风骨,屈贾文气。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作者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置身于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实在没有理由不尽自己的全部心力去描述和展示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去为伟大的时代歌唱。这是一群安于寂寞,默默地埋头耕耘的年轻作者,他们不慕短暂虚名,不求一时红火,也不热衷于形形色色的旗号,从这一篇篇刻意求精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股股幽泉在涌动,一簇簇地火在燃烧,他们的身上显示着无穷的潜力和无限的希望,他们正是我们重振湘军雄风,再造文学辉煌的希望所在。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激发屈贾之乡作家们更大的创作激情,一定会有更为丰厚的创作实绩回报这个时代,回报这块土地。“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这套丛书,这群年轻的作者,我们充满祝福,充满期待……

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月

(序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代 序

——写在读《风雨伊人》之后

早些时，收到一位朋友捎来的一个包裹，拆开一看，是一部名为《风雨伊人》的小说并附有一信。阅后方知，《风雨伊人》的作者乃是一位较长时间在地质勘探一线工作的同志，而且她意欲请我作序。受此大任，我顿感诚惶诚恐，欲却之又担心冷了人家的一片好意，接受却又愁自己的文笔笨拙。我看着摆在面前的小说，心想还是先看再定。

我利用春节休假，连着几天一口气读完了《风雨伊人》这本小说。我被小说吸引了，并被真正地感动了。

作者以其亲身的经历，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用朴实无华的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生动描绘了一个在改革大潮中经受洗礼和磨练、生活在地质勘探队的女工群体。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一群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女工形象。既可以感受到当她们有了成绩时的愉悦，也可以理解当她们经历挫折时的痛苦；既可以领会到她们下岗时的迷茫，更可以体验她们事业成功时的振奋；既有对她们因幼稚而犯错误的原

谅，也有对经受不住考验的堕落者的惋惜。总而言之，她们是一群可爱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她们源于生活，却又比现实生活中的更典型、更亲切、更丰满。

作者以几个女工为主体，以地质队伍的改革开放、队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从正面描述了这一特殊行业历经艰险，不断探索改革之路的场面，讴歌了一大批战斗在地质勘探一线的基层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的英雄形象。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想了解地质勘探战线的概貌，如果你想了解当代生活中的特殊环境中的地质勘探战线的女工，那么，请你读读《风雨伊人》，你将肯定会有收获的。

旷佩林

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题记

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打破了山野的静谧，糊着塑料纸的窗户透进亮晃晃的雪光。姚英群睁开朦朦胧胧的双眼，这时她的意识一半停留在梦靥中，一半进入到清醒里。哦！过年了，她的心头洋溢着喜悦。

她探出头来，细细的脖子轻轻旋转一圈，屋子一片模糊，漆黑的门窗，脱了坯的土墙，空着的床铺。这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一想到自己第一次远离故乡和亲人，不免涌出淡淡的孤独和伤感，心也就像这房子一样空荡荡的了。她一骨碌坐起，脱离了被窝的部分身体立即被寒冷包拥了，她把手放在嘴里哈了两口大大的热气，提起凉飕飕的衣裤套上，轻轻地跳下床。

原野是银白的世界，天地间更显空旷。

呈六角状的雪花还在不紧不慢、纷纷扬扬地在空中飘洒着、飞舞着，大地上铺上更新更洁白的一层，很快掩盖了被生灵践踏的足迹，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晶莹剔透。在姚英群的记忆里，故乡的春节多是伴着飞舞的雪花，大年三十，她就和奶奶、父亲、弟弟坐在暖和的炉火旁吃团圆饭，愉快地看那漫天雪飘的壮丽情景，心里洋溢着春天的喜悦。瑞雪兆丰年，吉祥而又浪漫。现在他们祖孙三人还像往年一样吧，他们一定像自己一样思念远方的亲人。然而，自己却身在异乡，祖孙三人成了她的思念和牵挂，心里的孤独和伤感便加深了一些。

一阵锣鼓声夹杂着雪水搅和的脚步声“吧嗒吧嗒”地由远及近，在门口打住了。几个年轻的山里后生，在叮叮咣咣地敲

打着，伴着“送财神的来了”的吆喝，前面一个青年身子一跃，把一张财神贴在大门顶的正中央，然后“吧嗒吧嗒”地走到另一家去了。姚英群还站在门口望着财神老人：光亮的脑袋，胖嘟嘟的肚皮，弥勒佛似的笑脸。英群感到胳膊被谁碰了一下，只见支书的女儿林小妹笑吟吟地站在跟前，英群忙帮她抖落身上的雪花，拉她进屋，小妹抹了一把在雪的映照下更加红润的脸庞，亲切地说：“英群姐，我爸妈让我喊你到我们家过年。”

“谢谢了，不过我早跟王机长说好了，到山上过。”

林小妹似乎有些失望，临走留下话，明日村里有龙灯表演，到时再邀她一起去观看。

山民的纯朴和热情溶化了英群的孤独和伤感。她转身进屋，从悬在房梁下的铁钩上取下篮子，篮子里是她昨日一天的劳动成果——上午她到十几里远的高田煤矿买来肉、面粉和葱，下午包饺子，一直忙到天黑——她小心翼翼地盖好蒸笼布，手触到了硬梆梆的饺子。她站在门口张望，远远近近，连绵起伏的群山银装素裹，她呼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空气中飘荡着腊肉腊鱼和糯米掺和的香气。她掩上门，朝山上走去。出了山坳，上了小土坡，欢快的风立即把她擒住了，一忽儿是她推着风，一忽儿是风拥住她。

老机长王一新把老伴接来了，在山上守着钻机。想着要和王机长夫妇吃团圆饺子，姚英群觉得那山上的帐篷就是她向往的家，涌出一种马上要和亲人团聚的温馨之感。

半年前，父亲病退后，她就和一群同龄人被一辆大卡车拉到了青峰山，她成了730地质队159钻机的一名工人，从身扛锄把的地道农民到旱涝保收的国家工人，这是她人生的重大转折。虽然她的工作是每天给钻工们煮饭送水，又粗笨又枯燥，但兴奋和喜悦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她的心扉。一晃半年过去了，野外生活已渐渐趋于平静，山对于她来说已不再新奇，通

往钻机的那条路也不再陌生。她闭着眼都能说出路线图，山坳过后，翻一小山坡，经园青河，上奶头山，绕三道弯，再上青峰山，过两大狭谷，就能望见高耸的钻塔。

突然，一阵风吹来，竹篮子上的纱布打了一个唿哨就飞跑了，她赶紧去追，风似乎有意跟她作对，手刚触到纱布，风又是一唿哨，她就扑空了，风老是唿哨，她老是扑空，后来那布就飘向山下的悬崖。她摇摇头，解开围巾，盖在篮子上，为了保险，还在两头打了一个结。

青峰山早就横亘在眼前，她走了很久，才把奶头山甩到身后，踏上青峰山的山脚，真是望山跑死马。她的体内在丝丝地冒着热气，发梢却成了薄薄的冰条。天比先前阴森了许多，山越来越高，坡越来越陡，路也越来越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尖啸的冷风呼呼地刮过，枝叶上雪团立即沙沙沙撒落开来，像无数人在山中奔跑。

英群实在累了，靠在树杆上歇息，仰起通红的面颊，不觉眼前一亮，高耸的帐篷露出了塔尖！到了，快到了，她的心飞扬起来，不由加快了脚步，可就在这时，不听使唤的脚滑了一下，手中的篮子一松，在空中划了一道抛物线，滑下山崖，她“哎呀”一声，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就失去了知觉……

二

林家庄是远古县境内最偏僻的山区之一，环绕的群山中散落几百户稀稀落落的农舍。159 钻机就座落在村庄中央，它是 730 地质队最边沿的一台钻机，也是 730 唯一的“三八钻机”。

王一新从三十五岁就在 159 当机长，十五年后仍是机长，只是机长前面多了一个副字。

而这一切又缘于他的身体。不知什么时候，王一新患了高血压。领导想照顾他去队上机械厂，王一新就是不肯离开 159 钻机。钻工们嘲笑他：你真他妈的有福不会想，难道你要把老骨头丢在深山里喂狗？我宁可喂狗，也不会离开 159。钻工们又打趣道：你这老东西是人老心不老，上老下不老，是不是林家庄有个相好的拖你的后腿啊？王一新气上加火，唬唬地回了一句：我相好的是你娘！领导只得让他给女机长郭露曙当副手。

今天是大年三十，王一新夫妇起了个大早，外面狂风一阵一阵的，把帆布掀得呼啦啦直响，昨夜大雪封山了，幸好早有准备，过年的东西都买齐了。起床后，夫妻俩忙这忙那，虽然在野外，但也得像过年的样子，何况还有客人来。王一新用脸盆到外面盛来雪放火上溶化，雪随着温度的升高滋滋作响，一会儿变成了清亮的水。女人开始洗涤，把手浸泡得通红。快到中午了，一切准备停当，帐篷里散发着浓浓的肉香。女人问，客人怎么还不来？是该来了，王一新口里答道，站在门口，一边揉搓着双手，一边朝山下的小路张望。不会出什么事吧，女人又唠叨一句。他没有答，眼神里有些担心。又一个时辰过去了。王一新呆不住了，跟女人打招呼，要亲自下山一趟，他披上一件棉大衣，换上胶鞋，在胶鞋上套了一根粗粗的稻草绳，又拿了根扁担当拐杖，当他撩开帐篷时，一个雪人背着另一个雪人闯了进来。王一新扯起嗓门大声喊老伴。

姚英群醒来已是傍晚时分。她发现自己躺在软绵绵的被窝里，被一种热烘烘的气息包裹着。帐篷内，明亮的灯光把帐篷照得雪白通亮。她眨动眼眸，面前晃动着几张模糊的面孔，王一新、王大婶、还有技术员程近，都关切地望着她。于是她的大脑就努力搜寻隐藏深处的记忆，她是怎么来到这座帐篷里

的？又是怎么躺在这温暖的被窝里的呢？她使劲地想啊想，不论怎么努力，搜寻还是毫无结果。

“哎！终于醒了。”大家舒了口气。王大婶用手摁摁被窝，怜惜地望着她叹息一声，“英群，幸亏小程救了你，算你命大。”

英群眼前反复晃动着一个镜头，她一脚滑出很远后天旋地转的镜头，于是一切都清晰明朗了。当她把感激的目光投向程近道了声“谢谢”时，程近的娃娃脸立即像炭火一样红，低下头走出了帐篷外。

“来来来！今天是除夕夜，吃饺子吧。”王一新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放到早已摆好的箱子上。吴大婶小心翼翼地扶起腿上有伤的英群，靠在床架上。

外面，怒吼的狂风依然拍打帆布，仿佛要把它撕裂成碎片，抛向空中，森林的波涛旋转滚过后的呼啸声不绝于耳。王一新点燃一千响的爆竹，这时，山下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红红的炭火照亮了整座帐篷，也映红了人们的脸。几个没有归家的人兴致勃勃地举起了酒杯，尽情地享受团圆的欢乐。

在这团圆的气氛中，程近神情不太自在，目光愣愣的，他觉得今天的情景就像一场梦，到现在还是恍恍惚惚的。怎么也驱不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当他应约往帐篷赶来时，意外发现山坡上有滚落的痕迹，他顺着滑痕拨开丛生的荆棘，一路寻找，在数十米的山坳里发现了昏迷的姚英群。她几乎冻僵了，她的衣服被挂开，小腿划开二寸长的口子，血凝固在腿上都成了冰。

程近脱下自己的风衣，包裹好姚英群。他看到英群的脸褪去了往日的红润，像纸一样苍白，身体冰冷，他紧紧抱着她，把自己身上的热量传递给她。用脚拨开乱石杂草探步开路，往帐篷方向挪去。山路泥泞，行路难上加难，他咬紧牙关往上攀登，

一步，一步，又一步。其实他是弱小的，但是他此时感到自己是最强壮的。他不停地交替着姿势，姚英群一会儿在他的怀中，一会儿在他背上，一会儿在他肩上，她的胸、她的腿、她的腰和手都在他的手中滑过来，又滑过去。他的嘴呼呼喘息着，像大象噗噗地喷着响鼻，头上和背上像刚揭开的蒸笼热气直窜。他的衣服被路旁的荆棘挂乱了，手也划破了，渗出了殷红的鲜血。他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

帐篷里，洋溢着温暖。躺在床上的姚英群正慢慢恢复着她先前的生气和活力，脸色更加绯红，她举杯向各位祝福后，就说起了家乡过年的趣事：我们家乡最著名的特产就是桂花糖，只要一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做几大坛子呢。桂花糖浓香四溢，吃起来甜脆爽口。那一句‘十里桂花香’就是说的我们那儿。

程近坐在床沿，他感觉到自己和姚英群呼出的热气正在空中交织，渐渐的融合在一起。他的内心犹如开锅的水在翻腾，眼前老是那个凉冰冰滑溜溜的身体在滑动，他的脸上还贴着冰块似感觉，她发丝的幽香，身上的气息久久不能散去。在这温暖的气氛里，他感到一股股热流直冲脑门，当他与她含笑的目光相遇时，他便迅速低下头，生怕她看透了自己的心思。

三

出了正月，钻工们红光满面提着大包小包从家乡返回时，姚英群才从病榻上站了起来，大家看到她一副病态，十分惊讶，都关切地问长问短。女机长郭露曙关照她休息几天再上班，英群不同意。露曙似乎看穿了她的的心思，问她是不是缺钱？英群忙摇头说不是。心里却想起自己那个破烂的家来，祖母瘫痪在床，父亲患有严重风湿关节炎，有一半时间在炕上，一个全瘫痪和一个半瘫痪加上一个上高中的弟弟眼巴巴地指

望着她的四十元工资呢。

人们把从家中带来的土特产堆在桌上，大家嘻嘻哈哈地一起享受。胖姑娘刘新风伸手去拿，被一个光头钻工一把抢过，数落她这么胖，不要太贪吃了。胖姑娘不高兴地撇了撇嘴。姚英群忙抓了一捧放到王一新的跟前。

光头钻工拿着花生米，往上一抛，然后用嘴接住，又一抛，一接，晃着头故意咂出很响的声音。那滑稽的样子像狗接吃扔下的骨头，人们笑了一阵。光头钻工发现人们对他的表演并不感兴趣，就用不正常的目光看着身边的郭露芳，故意往这边歪靠，有人数落道：“陈达光，你这个死光头，看见女人腰都软了。”

陈达光却没脸没皮地说：“朱胖子，你不看又怎么知道我在看？”那钻工低下了头，好像自己真是那种人似的。陈达光正得意，他的后脑勺上挨了郭露芳一石子。他妈的还未出口，碰到了郭露曙那双厉害的眼睛，他翻了翻眼，一手捂在发麻的光皮头上。

郭露芳是郭机长的妹妹，是159钻机最漂亮的姑娘。刚参加工作那天，当郭露曙在新工人欢迎会上介绍自己的妹妹时，全体目光刷地转移了方向，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相貌平平的女机长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不由发出了啧啧惊叹。郭露曙只得假装咳嗽几声，才唤回了人们的目光。每当有人用那种不正常的目光看露芳时，露曙就不痛快，并不仅仅是因为妒忌。

原来的159可不像现在，而是清一色的男子汉。他们上班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下班后光着身子下河，无所顾忌，可见不到女人的日子也难过，钻工们只好就地取材，和村里的小芳们搭上，一些农村姑娘巴不得沾上国家工人的边，使出浑身解数，不少农村姑娘成为钻工们的妻子，于是地质队就增加了一批永远没有户口的“黑人”，戏称“非洲人”。当然也有不少闹出

荒唐事当了陈世美而被状告到领导那儿去的，结果往往能捞到一笔数目不大的青春损失费。八十年代初，地质队新招的一批女工无处安置，经上级批准就组成了这台“三八钻机”，其中五分之一是男性，钻机上总有一些女人做不到的事。这下男钻工又不乐意了，一台三十多人的钻机有二十多女人，还选了个女头，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二十多个女人有多少台戏？这还了得，那男人还有地位吗？

郭露曙是 730 队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机长，她没有继承母亲的容貌，却继承了父亲的直率、朴实和刚强。她十六岁招工，十七岁当班长，二十岁就当上了机长。不说别的，就因为她当钻工以来是二十多位姑娘中唯一没有哭过鼻子的，凭这一点，她完全可以当好大家的头。不是吹牛皮，这三八钻机的机长可不比三千多人的地质队长好当，谁不信，让他试试看。就说厕所的问题吧，这也是郭露曙当机长碰到的第一大问题。其实厕所在别处不算什么问题，而在野外钻机就成了很严重很复杂的问题。农村的厕所散、乱、脏、臭，从不设门，一块粗布一挂，或一块竹席一挡，人在里面，亮光四射。如果在早晨，从低矮的茅房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必有毛手毛脚的男子面红耳赤慌忙退出。男人撞入了禁地，情急之下就提着裤带，冲里面吼：“他妈的能不能快点儿，老子憋不住了！要尿裤裆了！”或者是掀起腿往山上的密林深处奔去。唉！钻机上没有女人不行，女人多了也麻烦。这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让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家免为其难了，她红着脸，这都是些什么事儿？我正事儿还干不完呢！男钻工理直气壮地反驳：哎哎哎！领导同志，这事儿你都管不好还当什么三八机长啊，你想管也得管，不想管也得管。俗话说，忍得住饿憋不住尿，这是比吃饭还要重要的大事呢，处理不好要影响工作，到时 159 出了丙级孔别怪我们拉后腿。郭露曙万般无奈，只得拿出平日指挥钻工们的样子，手一